



哈尼梯田

月落梯田

“嘎谋嘎誓”

□瑜语/文 娟子/摄



哈尼族妇女

哈尼梯田,位于云南红河州哀牢山南部,是哈尼族等多民族先民历时1300余年凿刻的农耕文明奇观,也是全球首个集齐“世界文化遗产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、世界灌溉工程遗产”三项殊荣的瑰宝。

驱车至元阳哈尼族村寨——全福庄,恰逢云雾散去,夕阳沉落西山,余晖穿过暮霭,为层层梯田镀上暖金;炊烟从错落的哈尼蘑菇房顶袅袅升起,远处鸡鸣犬吠交织,构成寨子动人的暮色序曲。

拾阶而上的寨道两旁,身着靛蓝土布服饰、头戴银饰的妇人们正收拾活计;水池边,年轻妇女和小姑娘清洗着带泥土芬芳的青壳田螺;对面,两位哈尼姑娘蹲在竹筐前,手指翻飞地剥着新鲜玉米,金黄玉米粒在暮色里滚落;还有几户人家三三两两挑拣红米、分装成袋。寨道墙上“嘎谋嘎誓”的标语,让我满心疑惑。

漫步梯田间,云雾尽散,月亮若隐若现,层层田垄如铺展的琴键。“月亮亮光下来,下来玩逛街……照着镜子来……”《月光喊下来》这首哈尼族民歌,不自觉从心底流淌而出。原来,这便是它诞生的语境,是哈尼人对月亮、梯田与家园的深情咏叹。此刻,我与这片土地悄然共鸣。

翌日,我们选取阿者科村与多依树村作为观访重点,二者皆是极具代表性的哈尼古村落。

阿者科村全是原住民,房屋兼具居住与商业用途。清晨的村寨仍是云雾的舞台,时而烟云漫卷,将梯田藏入一片朦胧;时而阳光穿雾,让田埂轮廓清晰可辨。

村道上,蘑菇房顶搭配大玻璃景观窗已成标配,淳朴民俗与现代理念相融共生、井然有序。我们找到一位年轻老乡,说明是从浙江宁波而来,想听听村里的故事。老乡笑着挠挠头:“浙江好!故事讲不来,咱们随便聊。”

阿者科村藏在3000多级山林梯田之间,始建于1855年,最鲜明的特色是完好的“四素同构”活态生态系统。哈尼人视森林为固态绿色水库,村寨多建在半山腰,茂密森林、粼粼梯田、潺潺溪水层次分明。形似蘑菇的传统民居,底层为牛棚和柴草房,二层住人,三层存粮,露台用作晒台。哈尼先民伐林开荒、刀耕火种,将旱地演变为熟地,开沟引水修筑梯田,种植水稻、豆类,兼养鱼鸭。河溪与人工沟渠构成灌溉系统,溪水携村寨牲畜粪便等肥料汇入梯田,滋养作物后再流入江河,四者完美相融,尽显先民的生态智慧。

2018年前,阿者科村曾是空心村,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,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,旅游接待也杂乱无序。2018年,在当地政府主导下,引进中山大学团队,实施“阿者科计划”:成立全体村民参与的集体公司,组织村民整治村庄、发展乡村旅游,收入归全村所有,重点扶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,打造深度体验式旅游。如今,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返乡,村寨重焕生机。收停车费的小伙子说,他在村里身兼数职,单管理停车场一项,年收入就有两万元左右,加上村里年度分红,家家户户都尝到了实惠。

多依树村与阿者科村相依相望,50余栋蘑菇房古朴错落,是保存最完整的哈尼古村,更是公认的观日出胜地。我们登高眺望,山谷里云海翻腾,阳光穿透云层洒在万亩梯田上,水面金光闪闪,雾气也被染成金色,场面十分震撼。几位提着装满红米与包谷竹篮的哈尼姑娘走来,笑着问:“要不要红米?”我翻看着竹篮里的红米,顺势问出心中疑惑:“‘嘎谋嘎誓’是什么意思?”一位姑娘笑着抢答:“就是极好极美!这么多游客,刚好遇见你们买米,太‘嘎谋嘎誓’啦!”我恍然大悟,这简单四字,正是对这片土地的最好注解——灵动山水、古朴村寨、醇厚乡亲,云雾与梯田共生,人与自然相依,一切都保持着最本真的模样。不远处传来吆喝:“快来抓鱼哟,三八节前后女游客参与费用减半!”我和同伴相视一笑,终究没敢下水。

村口偶遇三五成群的外国旅友,他们举着相机,对着梯田光影与蘑菇房连按下快门。我感叹,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。他们跨越山海而来,定然是被这里的民族风情所沉醉,被壮美的梯田所折服。哈尼族的服饰、民歌、劳作方式,是民族的标识;千年梯田的耕作智慧,是历史的传承;月光下的歌声与烟火里的温情,是文化的底蕴;云雾缭绕、青山绿水的秘境,是祖先与天地的馈赠……这一切,让哈尼梯田成为世界瑰宝。

踏上归途,车窗外梯田渐远,我心底默默念叨:月落梯田“嘎谋嘎誓”。

葛竹 爬山记

□凌金位

“葛竹到了,有在葛竹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……”司机刹住车,车门缓缓打开,我和几位肩背行囊、手执拐杖的乘客陆续下车,踏进山乡的土地。

葛竹位于溪口镇西,地处甬江源头西晦溪中段,是民国时蒋介石的外婆家。站在村桥头,山间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与城里的浑浊截然不同,仿佛有种神秘力量,让人身心轻盈。走过水泥桥,村庄里一派牧歌情调:三三两两的农民在田地里锄草、翻土;母鸡在花木间啄食,公鸡在矮树上啼鸣;还有一户人家正翻耕水田,清脆的犁耙声里,湿润的泥土翻起层层涟漪。

我顺手从农舍边抽了几根柴棒,意气风发地向百步介古道进发。路边的春景勾起了童年回忆:刚冒芽的野豌豆藤缠绕着灌木,嫩茎可掐来生食,清甜爽口,儿时我常与伙伴在山间寻觅;还有一种缀着白色小花的灌木丛,花瓣细碎如星,摘下凑近鼻尖,有淡淡的清香。古道边的桐树刚抽出新芽,嫩黄中带着浅绿,仲春时节便会绽放洁白桐花,如今新叶初展,生机盎然,不禁让人想起杜甫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的诗句。

挥汗如雨间,我们爬到了桐树湾水库。它像一位质朴的乡间女子,毫无修饰,唯有纯粹的绿,那绿直沁心底,带来阵阵清凉与熨帖。在大坝上稍作歇息,我们继续前行,满眼都是茂密的树木。山里的树自由生长、相互掩映,如同淳朴友善的山里人;而城里的树整齐划一,彼此疏离,恰似城里人间的隔阂。

古道边,大片树叶被虫啃食,同行驴友叹道“这些害虫真厉害”。我却觉得此言偏颇:地球上所有物种构成生态平衡,虫吃树叶、青蛙吃虫、蛇吃青蛙,皆是食物链的一环,本无“害”“益”之分。反观人类,无所不吃,若让其他动物评判,人类或许才是唯一的“害虫”。

过了跌水岩便是潘家坑,这里只剩几幢空屋和残垣断壁,遗弃的农田里蓬蒿丛生,透着几分阴森。驴友疑惑古人何在此安家,殊不知农耕时代的人们,只需一处有山有水之地,搭草棚、开荒地、种庄稼,便能繁衍生息,渐渐形成村庄。

我们在潘家坑择一块草地,铺上尼龙布,享用自备中餐,餐后用山涧溪水洗净碗筷。大家或打牌、或休憩、或采摘嫩芽,我则脱鞋淌溪,见不知名的春花开得喧闹,嫩叶绿得发亮,便在大石上写下诗句:暖风吹绿岸,新蕊缀枝边;清涧鸣幽壑,归莺拂晓烟。

“除了留下你的脚印,别的什么都不要留下!”领队的喊声响起,我们收拾行囊悄然离去。夕阳西斜时,葛竹村炊烟袅袅,溪滩上已有游客支起帐篷准备露营。我在心底道别:藏在深山的葛竹,下次我定来此地露营。